

大难来时如何自救

前几日听到地震的消息，我想起了老师，马上去打听他的电话号码。当他接到我打给他的电话时，他很惊讶我竟能找到他。我问他那边情况怎么样，他兴奋的说：“地震时我就想到了五个字‘法轮大法好’，我认为一定没事！你看我现在什么事都没有！”

这几日无论是电视、报纸、广播、网络甚至街头巷尾，都在谈论着继年初雪灾之后的又一更大灾难——四川地震。电视中灾区同胞的凄惨景象，无不牵动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，其中更包括信仰着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法轮功学员的心。怎样能在大灾来临时得以自救，这可能是在 2008 年屡遭大灾的人们都迫切想要了解的问题。每个人究竟如何做才能自救、保家、救人？

听了下面这个故事后，我想很多善良的人会找到希望。

2000 年有缘巧遇我的这位老师。老师信佛，我在与他交谈中自然就谈起了法轮功真相。老师说他从一开始就认为镇压是错的，并说看到电视中很多修佛、修道的人都出来做所谓的“揭批”，他认为这些人背离了佛法，神、佛是不会管他们的，因为他们攻击的是同样修炼的人。后来老师的一位朋友在与我们闲谈中，嘲笑大法和法轮功学员，老师立即制止他，说：“不了解的事情不要胡说，对你不好！”而那时正是迫害最严重的 2001 年。

在随后的接触中，只要有机会我就跟老师讲大法的真相，有时还会读一段师父的经文给老师听。老师每次都静静的听着。有一次他跟我说：“我一直认为我也是从天上下来的，只不过是到人这里来走一遭，还要回去的！”我笑着点头。

“三退”刚刚开始，老师就退出了恶党的一切组织，并告诉我一定用真名。一次台湾的法轮功学员打电话跟他讲真相，他知道学员都是在用自己的钱在讲真相，所以就告诉对方他已经知道了，但是又想到我曾告诉他恶党进行电话监听的事，他只好挂掉电话。后来那位法轮功学员以为他没明白，又打过来，他告诉那位学员他听懂了，是怕浪费他的电话费。

一次我去上课，老师很严肃的看着我，我问他有什么事情。他说：“你一定要坚修到底啊！我昨晚做了个梦，法轮功讲的一切都是真的。”我很惊讶他能说出“坚修到底”这样的话，这是修炼人经常说的话，可是看到他如此

保定真言

第七十三期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



世界法轮大法日（五月十三日）期间，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各种庆祝活动。

严肃的表情，我知道他一定梦到了什么，所以我向他说“谢谢”，并说：“我一定会的！”

后来由于工作缘故老师去了外地，我们失去了联系，后来辗转知道老师在四川地区。

前几日听到地震的消息，我想起了老师，马上去打听他的电话号码。当他接到我打给他的电话时，他很惊讶：大灾难的混乱中，我竟能找到他！我问他那边情况怎么样，他兴奋的说：“地震时我就想到了五个字‘法轮大法好’，我认为一定没事！你看我现在什么事都没有！”

我感到非常欣慰：当年跟老师说的危难时一定要记住“法轮大法好”这句话，老师真作为大难降临时的“生命护身符”。老师说他住的地方震动的很厉害，震级应该在六点几级以上，周围的人都很害怕，很多人慌乱的跳楼逃生，结果摔伤。我在电话中一再嘱咐老师要注意安全，老师却说他没事，他有“法轮大法好”。

在此，作为一名大陆法轮功学员，我真心的呼唤无论是曾经或现在遭受灾难的，还是那些未曾遇到灾难的我的同胞们记住“法轮大法好”“真善忍好”，灾难面前念此真言，能够保全自己的性命！◇

知道吗？

国际教育发展组织(IED)二零零一年八月在联合国会议上正式声明指出：中共企图以天安门的自焚事件来诬陷法轮功。我们得到一份真实的录像，分析表明，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。

中共诬陷法轮功策划天安门“自焚”伪案

气管切开能唱歌



气管切开还能说、唱？记者采访不穿防护服，不戴口罩？

烧伤却拿布来裹



《焦点访谈》中的“自焚者”被包裹得严密。

烧不坏的雪碧瓶

静止的灭火毯



“焦点访谈”中说王进东全身烧焦。可是他两腿间放着装了汽油的塑料雪碧

瓶，在高温火焰中，竟然完好无损；再看站在王进东身旁的警察更刻意等他把口号喊完，才慢慢把灭火毯覆盖在他的头上，丝毫看不出救人的急迫性。

张东升与刘金英夫妻一起修炼法轮功，99年七二零以后双双遭受严重迫害。刘金英在遭到多次非法抓捕、凌辱后，2000年被非法判刑五年，先后在河北太行监狱、石家庄二监狱女子大队遭受非人的折磨。张东升于2001年8月被涞水县伙同易县公安局非法判重刑15年，现正被关押在河北省石家庄四监狱八大队。在这期间，张东升的父亲和岳母在惊吓中含冤去世、母亲半身不遂、女儿无依无靠，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被摧残的家破人亡。

张东升原有一个幸福的令人羡慕的家庭，夫妻俩年轻有为，年纪轻轻的就都走上了领导的岗位：张东升任涞水地税局办公室主任，刘金英任涞水县信访局副局长。女儿聪明伶俐，刚上幼儿园就能熟背师父的短篇经文，而且声音清脆悦耳。

夫妻俩1996年得法，修炼后身心健康，兢兢业业的工作，宽容的处事态度，得到领导同事的好评。他们还把居住在乡下的父母接了过来，让老人享受天伦之乐。老母亲患有半身不遂，因经常听大法弟子读《转法轮》，接过来不长时间老人就渐渐康复了，能出来进去的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了，老两口还经常到楼下散步。一家人生活的幸福祥和。

可是，谁能想到的是，而今这个家庭已被迫害的家破人亡。首先遭到涞水邪党政府人员迫害的是张东升的妻子、原涞水县信访局副局长刘金英。迫害刚开始，刘金英就被涞水信访局、涞水公安局、涞水邪党政府等不法官员找去谈话、威胁，随后她便被涞水县公安局不断抄家、绑架、关押、罚款，有一次涞水公安局一次性向她勒索现金5000元，直到有一天女儿早晨起来不肯去上学，而是拉着妈妈的手：妈妈，咱们家就剩两块钱了，怎么过呀，我还上学吗？妈妈俯下身说：小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，快去上学吧。

1999年10月，刘金英被涞水县公安局非法关押在涞水县看守所，遭到三天连续暴打，后被押到涞水公安局地下审讯室。以原县委书记韩亚生、涞水公安局长谭书平、刘要华、李增林为首的邪恶之徒对她进行残酷迫害，韩亚生、谭书平竟亲自下手猛抽刘金英嘴巴子，并强制她长时间给他们跪着。2000年在涞水县委副书记孙贵杰指使下涞水县法院、检察院非法对刘金英判刑5年。

刘金英被非法关押在涞水看守所期间，她的老公公因承受不住邪党的骚扰、恐吓而离开人世；老婆婆也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，再次瘫痪，这时张东升也被单位免去官职，调到大厅收税费。

2001年刘金英被非法送往监狱时，其家人并未接到任何通知，张东升带着孩子来看望刘金英，却遭到监狱不法狱警的审问、扣押。

在监狱的5年里，刘金英受到太行监狱及石家庄监狱的酷刑折磨与药物毒害。她整天被恶警指使下的吸毒犯、卖淫犯打的鼻青脸肿，不许她说话。刘金英被药物毒害的身体虚弱，当别人都穿单裤、单褂了，她却穿着



涞水县张东生一家遭受的迫害

大棉袄还冻得不行，走路就得扶着墙走。她还经常呕吐，为不影响其他犯人，每次呕吐后她就用胳膊撑地，爬着用头将盆子顶着一点点向前爬行，为的是把盆里的脏物送到厕所倒掉。因为她完全没有力气站立起来。在监狱里恶人九个月不许她洗澡，还把她穿的破棉袄铺在地上，任猫在上面吃喝拉

尿，猫尿不干她就得湿着穿上。冬天晚上，犯人将她的棉鞋灌上水扔到外面冻，白天再叫她穿上。狱警指使犯人给她灌药，没病硬说她有病，几个犯人拉过来就灌下许多不明药物，灌完药后不给她一滴水喝，在极其痛苦的情况下，她只好捧厕所便池里的尿水喝。

长期的药物伤害造成她头发大量脱落，牙齿松动，皮肤变色。为了少中毒，她经常到垃圾桶中捞捡犯人倒掉的饭菜充饥。

2005年刘金英结束地狱磨难，带着满身伤痕的回到了家。这时张东升早已被易县公安局强加罪名判重刑15年；老婆婆无人照顾被送到养老院，整天偷偷伤心落泪；女儿被送到乡下由年迈的姥姥、姥爷抚养。当年她被非法关押时她的女儿刚刚上小学，当有人问她时：希希，想妈妈吗？这时她低下头稚气的说：我想妈妈了，就到衣架前闻闻妈妈的衣服。五年多来，孩子承受着同龄孩子无法绝对无法承受的：她不得不疲惫的奔走于姥姥家和两座监狱之间；看到的是被邪恶迫害的几乎无法辨认出的父母；面对的是痛苦不堪的姥姥、姥爷和那个瘫痪在床的奶奶。为了不让姥姥、姥爷看到，她跑到旷野里去痛哭！这一切甚至也让一个十一、二岁的孩子想到过轻生，她是怎么走过来的，这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。

2005年，身体还未恢复的刘金英，在石家庄第四监狱百般刁难下见到了丈夫张东升，这时她已认不出自己的丈夫：牙齿被打掉六颗，曾被捆在铁椅子上三天，戴重镣36天，遭毒打无数次。

2006年7月27日，王福才指使三名恶警突然闯到刘金英家乱翻乱抄，还说：“上边让翻仔细点！”疼爱女儿的母亲唯恐刘金英再受迫害，吓得又一次大病，不久含冤离世。

石家庄第四监狱主要责任人：主管周永生电话：

13803392612、魏××：13223431621、刘义：

13230116475、教导员段春良：13032639863、杨保

国：13832102513、曲队长：13785150393

